



卷二十七

雲仙散錄

三朝野史

高齋漫錄

山房隨筆

說

部卷第

南村陶宗儀

冊

書

錄一篇

纂

其間所載世人用于文字者亦不下數千輩則

今未竟為陳言也予事科舉三十年寂然無効天祐元年退

居故里築選書堂以居取九世所畜典籍經史子集二十萬

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為一書其門

目未暇汰別也成于四年之秋由急於應文房之應乃不能

詳又數復得中篇者四部英華筆頭飛文壞戎戟應題錄皆

傳記集異之說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則畧之庶兵火煨燼

之後來者不至束手豈小補與同志者幸為真秘之天後元

年十二月叙

幽人筆司^空畫隱於中條山莫松枝為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汗漫錄

飛雲履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履玄綾為負四面以素綉作雲系染以四選香振履作如烟霧樂天著示仙中道友

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燕真人說

孫登琴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刀物聲竟日陰雨被作數截

有 蚊踴出 金微變化篇

棋聲與律呂相應 元願本杆棋聲與律呂相應用響玉為盤

非有異實也 行 恭天洞覽

紅白二墨 楚王靈^發使人造紅白二墨為戲及書寫衣服墨

衣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 大唐龍髓記

龍耳李 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哥奉龍心

割其耳耳血墮地故生此李琴^在美事

無塵子 方容隱天門山以授^機欄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日以酒

脯祭之 高士春秋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閣檻置惜春

御史掌之號曰括香玉塵集

夢裁錦^蕭 穎士少夢有人授經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

因此文思大進 文華棋候

小字例注

小字

小字

柳神九烈君 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
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半染子衣矣科第無碍疑得藍
袍當以棗糕祠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三奉集

文星典史 杜子美十餘歲童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
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來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史

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九雲詰已降可於五隴下取甫
依其言果得一名石金字曰詩五本在陳芳園九夜捫之麟象

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日佩入慈市婦而飛火滿室有聲曰
解后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文覺

玄中印記 陳茂為尚書郎每信印記曰玄中典記又曰玄山

印持朱礬澆麝酒問則匣以鎮犀養以透雲香信書連數千
里香不斷印刻烟脂末為之 元山記

鳳窠印文 姑藏太守張憲使娼妓戴佛世中錦衣仙裳密粉
淡 使侍閣下奏書者另墨鵝傳妓酌酒者另龍狝女傳食者

另双清子諸代書者另墨鵝換香者另麝姬掌詩藁者另双
清子諸倡曰鳳窠群女又曰團云雲墮或雲仙姑藏前後記

棠木印 張宝凡衣服束帛皆以所任官印之白黃物以墨紅
墨物以粉常曰此印賢於掌庫奴遠矣文字亦然人牧宝文

以有棠木印者為真張宝就印錄

凉物 房壽六月召客坐糖竹行簾梵孤文几編香藤為姐鄰柳

子為盃棹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各風鮓皆涼物壽勸吳
田以輓轆菟田懼其深曰但思龍門溪水濯翹藥腸耳 叩頭錄

梅枝閣 郭元振落梅枝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死央禪榻

紗 叅曲終則賞以糖鷄卵明其聲也宴罷散九和香 叔聞錄

梅檀寺二會春秋 梅檀寺悟本師春秋二會飲牛乳為華飯 龍

供猷結絲錢為幡蓋設客以吳吳鬻圍槽授戒者施以般若

餞求男者解密珠璫僧園逸錄

問天 搔首問青天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

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謝暉 暉 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搔首集

清高門戶 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

連龕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 自愛傳

午橋莊 裴令洛 臨終 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吾橋莊松雲嶺未

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耳 晉公遺語

養四寶養硯墨筆紙 養筆以留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

借其色養硯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

濕逢溪子遵之 文彥室飾

宣城妓迷香洞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來差甚異者有迷

香神洞鷄梳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梳八分羊下列不相

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之致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客于鳳簪

囊有銅錢三十萬，不納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照春屏而

歸常新錄

袖裏春元宗為太宗時愛妾號寫兒多從中貴董道遙微行

以輕羅造梨花散，蕊裏以月麟香袖裏春所至情迷之史諱錄

金鳳凰周光祿諸妓掠髮用鬱金油傳面用龍粉染衣沈水

香月終人費金鳳凰一隻傳芳畧記

芋魁遭遇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聚芋魁煨之繫燼曰

芋魁遇矣三賢典語

豐年相報山神以豐年相報 琴愛耕鳳嶺之田以虎綾巾

累犁推之曰勞吾躬耕山神必以豐年相報已而果然鳳翔

退耕傳

掃露明軒王施避巢寇入天台山人賀理給以牛粥練帚

施謝曰公乃命司延我光景當為掃露明軒永為下吏芳賢傳

吞雲夢澤張曲江語人曰學者當想胸次吞雲夢澤芋頭湧

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徵文玉井

田水聲淵明常聞田水聲倚杖久听嘆曰禾稻已秀翠色染

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友人矣淵明別傳

黃鸝聲俗耳鐵砭詩腹鼓吹 載顯春雙柑斗酒人問何

之曰往听黃鸝聲俗耳鐵砭詩勝鼓吹汝知之乎高引外書

半月履趙廷芝安成人作半月履裁千紋布為之耗以精銀績

以絳臍唐輔明過之奪取以貯酒已乃自飲廷芝問之荅曰
公器固太微此履有滄海之積耳安成記

煙姿玉骨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為隣屋煙氣所熏屋

乃貧人所寄豐即圖泥塞竈帳幙蔽風久之拆去其屋嘆曰

煙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嘆耳即使妓秋蟾出比之乃

云可與比驅爭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張洞林桂林志

日精 陸展郎中見楊梅嘆曰此菓恐是日精然若無蜂兒采

香誰勝何之味即以絲藍貯于梅并茶花密送衡山道士常

奉真湘潭記

羔羊揮淚 程皓以鐵床脅肉肥膏見火則油焰淋漓皓戲言

曰羔羊渾淚矣天云我以三十萬錢償鐵匝而得此奉養豈

不太過方得連金陵記

屋龍更衣 錢子鄉德廬山康王谷無瓦屋代以茅茨每年壺

易謂之屋龍更衣或特雨濕致漏則以袖輕承梁坐于其下

初不愁歎十三賢注廬山記

常有卧龍文 傅咸掌珠卧蛇文指甲上隱起花林如雕刻是

以文章過人迥迥公南康誌

世中景 石崇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日世中之景

不過如是耕桑偶誌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窓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明

酒器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歌盞子厄慢

卷荷金蕉葉玉罍兒醉劉伶東溟漢蓬萊盞上有山豸三島

注酒以山沒為限舞仙盞有開挾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球

子落盞 此逢原記

買春錢 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買春錢承平舊慕

孟浩然眉畫落裝袖手不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罍皆苦吟

者也 苦吟 詩原指訣

金面棋盤 蘇尚書羊酒叅禪大為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棋盤

尚書尋有悞解囊 時禪學錄

苦吟當在此條之首

翡翠指環 何克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克知歎曰

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令蒼頭急以靖炷帽贖之

收樓記

赤將軍 翰哥舒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

曰過北林兒遠矣此駿材也 馬癖記

地脂 高展為并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

老吏面上皴皮頓改如少幸色展以謂必神藥問天道士答

曰此各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發磚也無所覩 方鎮編年

過門錢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於門邀留賓客不住

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嘴餅二十 放懷集

爭春館 楊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太宴一
株令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夜闌人或云花

有嘆聲 揚州事

郇公厨 常陵厨中 飲食之香錯雜人入于中多飽飲而歸語

人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寅綠須入公厨 長安後記

食蒲桃 揚炎 食蒲桃曰汝若不澀當以太原尹相授 河東俗錄

評花 黎舉常云欲令奪聘海棠樓予臣櫻桃以芬嫁荀但恨

時不同耳然牡丹餘 楊梅 枇杷幸為執友 金城記

過廳羊 熊翻每會客至酒羊塔前旋殺羊令眾客自割隨所

好者絲線繫之記號畢蒸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

盛行號過廳羊 青州雜記

界尺筆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

如常孤竹君無恙羊半面之交然拆節矣主人大嘆 玉塵集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記瘡久之嘆曰妨吾聲律半工夫

陶家雜餘事

萱艸浣衣 鄭源令婢萱艸浣衣萱艸報云即君塵多令人手

皮俱脫 三峯集

杜甫 惠人一絲兩絲 杜甫寓蜀每蠶熟即與兒躬行而乞

日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 院花錄地志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延

清歡數日 淵明別傳

筆文章貨 喜羅隱筆工長鳳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以一物

助子高價即贈雁頭牋百幅士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絲羅

大組換之 龍鬚志

羲之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羲之鬼 字錦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

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 商康記

小兒司命 郭汾陽語子弟曰西陽庶室方小兒之司命不可

不讀 從容錄

軟棗糕 宣慈寺每求化人宣留食軟棗糕柳尚書方食糕袖

疏飲出尚書急解連帶緋袍飽子魚菜施之 海墨微言

酒窖 蘇晉作曲室為飲所名酒窖又地上每一磚鋪一甌酒

計磚約五方枚晉日率交朋友第飲之取尽而已 酌酒圖記

段九章 詩成裁綠窓 段九章詩成無經就窓裁故經連綴

用之九章惠文 逢原記

白羊芳草 白羊牧點芳草干橋莊小兒披茂草盈里晉公每

使數群白羊散手披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也 窮幽記

鴨窗 浮萍為鴨作窗禱 浮先多美鴨太原少年焚千百買

百隻置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使為鴨作窗禱 雲林異景志

李紳 自為小君裁剪 李紳為相持俗尚輕綃染蘇碧為婦

人亦紳目為小君裁剪

鳳池編

王筠 弄 王簡盧成詩 王筠好弄簡盧每吟咏則注水於簡

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詩原指訣

採花侵酒 楊恂遇花時就取蕊粘綴于婦人身上微用密脂

兼按花侵酒以快一時之意 三堂往事

簇酒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

為簇酒 叙文錄

飲水 伊處士從乘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日曰飲水 搔首集

糖蜜 莫遂交陳昉得蜀糖輒以蜜交之曰與蜜 本 交莫遂交

傳芳畧記

印宮人臂 明皇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

于臂上文曰風月當新印畢漬以注紅膏則水澆色不退

史籍錄

燭圍 常陵家宴無使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為燭圍 長安後記

典斟 宴客典斟 陳無咎宴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

而後使滿以尽誠敬之道 洛都畧記

聚香團 揚州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客謝廷皓謂之坐久飢

甚端入內袖聚香團啗之 揚州事跡

待闕死央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嚴以待其事旁

人謂之待闕死央社 妝樓記

二花 院文姬揮髮用杏花陶溥公呼曰二花 河東畧記

三塵鹿郡公 素利見為性頑獷方索棠謂素生已封三塵鹿郡公

蓋譏其人鹿麤疎也 西燕記

坐間生花 宋旻語常帶華藻李孀安曰特方三月坐間無數

牡丹矣 郭郡名錄

口吻生花 張祐苦吟妻輩喚之不應以責祐曰吾方口吻生

花豈恤汝輩 白氏金鑠

數米而食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青陽記

吞花卧酒 虞松方春以謂握月擔風直留後日吞花卧酒不

日過 曲春江宴錄

屋竅如七星 鄭廣文屋室破漏日下望之竅如七星逢原記

玄祿 老子始生其母名之曰玄祿

淵明拜火 陶淵明曰日用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遇發火再拜

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淵明別傳

筆封九錫 薛稷為筆封九錫拜墨曹都墨水部王燕毛州刺

使 龍頰記

墨封九錫 稷又為墨封九錫拜松燕督護玄香太守燕毫州

都護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隣里來看食久乃

滅 纂異記

紙封九錫 稷又為紙封九錫拜楮國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

界道中即將事畧

硯封九錫 稷又為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部墨軍事

長史兼鐵面尚書 鳳翔退耕傳

受花 為花樹洗瘡止痛 郭文在山間石榴楊梅等花為樵

牧所傷殆盡責醫治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為兒于洗湯瘡

止痛 考賢傳

石斧 杜甫子宗賦以詩示阮兵書卷以石斧其一具隨使并詩

還之宗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加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

聞之曰誤矣歎子所斷其手若存天下各又在杜家矣 文覽

詳衣 穆宗以玄絹白書素紗墨書為衣服錫承幸宮人皆濡鄙

之辭時號衣諱至廣明中猶有存者 史籍錫

飲詩燼 焚杜甫詩飲以膏蜜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

燼副以膏蜜頓飲之曰今吾肝腸從此改易 詩原指訣

七井生涼 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雕

鏤木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也井生涼不知暑氣 雲林異景錄

糲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糲糲之薄質知章目為糲市 樵客錄

○高齋漫錄曾慥太祖皇帝既下河北乘勢取幽燕或以

師老為言太祖不能決時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

奏曰所得者小所失者多非唯得少之中猶難入手况失

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后德 熙寧中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灯呂外族悉集樓上神宗
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數示姓名即降處分
宣仁荅曰此自有所處不煩程慮明日工問何以處之宣仁
荅曰大者各與緇二疋小者各與乳糖獅子兩箇時內外已
嘆仰後德為不可及也

徐拜有命 元豐中王政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春甚淫行
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
執政神宗怒曰執政徐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它日縱當次
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左丞理曰陛下乃違前言何
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耶

童惇罷相 章公惇罷相成落職林公希為舍人當制制詞云
悻悻無大臣之節快快非少主之臣章因寄聲曰此一聯無
乃太甚林荅曰長官發惡雜職捧母足恠也

東坡戲謔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無牛
率相聚不必奢為其穆父一日拆簡召坡品飲坡至乃設飯
一盃籬藟一樣白似一盃而已蓋以三白為品也數日坡復
召穆父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毳物相告比至日宴並不設食
穆父餒甚坡嘆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矣

論茶墨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
相反茶飲白墨飲黑敬茶飲新墨飲陳蘇曰寺茶妙

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美人君子黔楷
美德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嘆以為然

相婆 五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馱從二村僕一
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瘖
求方公值行偶有菜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綫云相公可
將婦人相婆也公嘆而受之

驚駢踴 東坡與公論事公之論與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
故為驚駢踴溫公不解其義曰驚安能駢踴坡曰是之謂驚
駢踴

荆公字說 東坡關荆公字說新戒戲曰以行鞭馬為以竹鞭

犬有何可嘆有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證據詩曰鳴鳩在桑
其子七分和爺和娘恰是九个

秘色 今之秘色磁器也言戲氏有國越州饒進為供奉之物
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
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霄盛沉瓦灌共嵇中散遺
枯乃知唐 秘色

三碑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
叙三公以書名而三碑又最精者

祝文 佛印禪師為王觀文陸座云一辨香奉為掃煙塵博士
護世界又王殺人下貶眼王將軍入地城佛大居士五公大

喜以其久師多事殺也

讀書強記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時由是

名譽大振明允一日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

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

語子瞻曰此老特未知未耳聞人果有看三遍者安道常借

人十七定經入即還示已及閱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

宿儒俱不未能及之

相法

李賓王利用番

陽

人躬行君子人也又善相常云耶林

宗作玉骨通神有四句至貴賤視其眉目智惠察其眉毛苦

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舉彖詩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

號

中為省官兵不揚而多髭再取

之芻岳母隨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其女分隨。和

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

拚命者能救殺人

蘇子瞻任鳳翔府

度判官章子厚為商令

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為師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

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魈崇為崇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

敢出招子瞻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險橫木橋子厚推子瞻

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

神色不動以添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

拚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能

殺人子厚大嘆

劉改之口

○劉改之○山房備筆蔣正子辛稼軒師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

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為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

便坐即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

門外果誼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困言改之豪

也善賦詩可試可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

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奇願乞卮酒酒罷乞韻詩飲

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回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板後毫已付膏城

子爛胃曾封關內戾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俎豆伴風流辛

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為席散南軒邀至公解置

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為國劫厄於命未就挽者竟

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發幽潛改之即賦一絕云背水未

成韓信陳明星已傾武戾軍平生一點不明氣化作祝融峯

上雲南軒為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耶又

稼軒守京口時天雪帥僚佐登多景樓改之弊衣曳履而後

辛令賦雪以難字為韻即賦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

訪戴難自此莫送云

揚妃菊詩 李太山節汾洲人也賦揚妃菊云命委嵬坡萬馬

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幸三郎知不知

道君詩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云徹夜西風撼破扉蕭

條狹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日斷天南無鴈飛

張鄧州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

挽張鄧州世傑詩鄧州擁佑景炎祥具于海上各擁兵南北

岸一夕忽大風雨皆不利鄧州舟覆而薨翌早尋得屍棺飲

聞島上其中膽如斗大更焚不化諸軍感慟須臾雲中見金

甲神人且云今天忘我關係不小後身出多除恢復矣此詩

金為不待忠義英烈難忘猶一耿耿也

聶碧窓詩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

朝廷赦至感而有詩云訖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

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茅分芳烈士將軍志問舍

求田父老心花麗正立班猶昨日以且無爾淚霑襟義哀被虜

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懼

馬前猶自賣騰脂天胡婦云双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

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曾捲朱簾看固姑觀中有趙天祖真

容此來見者必拜聶因題其上鳳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

一傷神天顏亦恹居山非魯河北山東搃舊臣

轉失氣時 三山林觀過年大歲嬉遊市中以粥詩自命或戲

吟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出門若

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試童科不甚達

四陸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

湘水難教穡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听佩寫之舞天
有賀除樞密閣休日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宇墻樓
之邃何似人間以輪中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已請客云三
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嵇山陰脩禊事天云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群賢果
至天端正中余由用翰分教毘陵題換人簿云三年又此
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再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
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季如海鼓波
濤而放出老龍惜未具全篇

文本心淮郡蕭條殊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九空太守若

鐻白詩 蔣復軒鐻白詩云勸君休鐻髮毛班髮到班時亦

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印山

北行詩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稼

胡默默一身歸故國悠悠千里逐狂夫庸拈事蕭管不吹卷曲懶

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等多有戲作題美詩

元氏詩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

張平章當於款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為可

則娶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逝

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

登堂寄語新來双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題竹 遊溪張復題雨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
淚痕猶涇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及歸秋
明有思致可采

陳剛中詞 天台陳剛中孚在燕端陽日思母當誕日作太當
引二章云采絲堂上簇蘭翹記王母正今宵無地捧金燕集
烟水籠沙路遙碧天迢迢白雲何處風急雨蕭蕭萬里夢魂
消待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柰無策報親恩
三載隔晨昏更疎雨寒灯斷魂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
柴門蒲醕漫盈樽情誰寫青山淚痕時為編修云

卓稼翁詞 三山卓田字稼翁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夫隻手
把吳鉤歎斷萬人頭曰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為花柔君看項
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種者虞姬戚氏豪傑多休其為
人溺志可想

鐵椎銘 翰林李士王文炳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
忠義鍛成此錘銅山可破錘不可欬缺金墀可碎錘不可折噫
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豕其饕上界憤之以錘界
著著玉千戶名也錘不自奮假手於法數未莫先時未敢後
曾是一揮元克碎首匪錘之重唯人之勇錘之功唯人之
功長僅數尺重終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勳錘在人亡再用
何堪藏之武庫永鎮姦貪

傳省元 陳野水言昔紹興李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
婺境至山中村舍特暑行倦飢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柏油
一老下碓詢取所以來野水見名居又問往紹興何為野水言
為學正任滿往來解由老嘆曰汝自討解由我自擣柏油上
碓不顧野水恠之出問其隣曰此何人也隣人云此我郡傳
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碓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繼
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風白頭方作處
名計不滿先生一嘆笑中傳觀詩訖召坐曰子真偽者也即命
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暱長往不返者顛崖果何限也役
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噓耳

忠義 趙忠義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址府詳家廟云
祖父有功王室德澤沾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
君刀鋸置之不問万折忠義常存急告先灵速引庶幾不辱
家門即登權去發至瓜州被刑無有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
在焦僉省處此姬啟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它
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相公是一段陰隲焦
許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散之於水亦以之遂以裙盛
骨殖到江下大灘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
居四代將家門不幸遭逢被虜擊死在瓜洲無空地幽魂夜
夜到長沙其兄 晝晝潘自京口迂金陵北兵至棄城而遁南

從不返死塋海傍山上

催妝詞人探花王昂榜下擇婿時作催妝詞云喜氣滿門蘭光

光綺羅香陌行紫薇花下悵身非允容不須脂粉汚天真嫌

怕大紅白自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踰牆與妓江柳狎頗為人所知

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待呼至被之文其

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設法妓及其父母詣學官

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有所

及質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令善視且以詞

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擱百就今

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

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治檄至岳與

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割填陳姓

各檄入制幙既而孟迎陸入即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

善謳誰是也孟即呼至柳以花鈿隱眉間所文以前飲間陸

戲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咲曰君尚不能容一陳

教豈能與我孟曰叙詵之過陸嘆惋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

事柳出詵送別詞呈陸大嘆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請

之曰君誠自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幙將若之

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剡薦詵且除柳名以昇之

陸遜將說如江陵說薦之聞公賈秋整俾充幙僚說不獨說
一時之辱且有幸進之喜至今已陵傳為佳話

瓊花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夫夫人愛重作亭花側痛曰無

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下祭趙崇國焮謂有絕句吊之曰

名擅無双氣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

瓊妃烈女中

婦婦吟

北方王郎中宥有婦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兵強將

銳所征無敵所掠無遺俘戮之民美堂億萬然生死存亡悲

歡聚散豈無數存乎其間夫劉氏者雲之吉水豐人也聞其父

母兄弟舅姑夫與子者在焉夫我不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令

其婦寧於父母乎吾力雖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謂

悲復歡聚復散者嗚呼不幸莫大於斯故不可無一言以送

之東平士王宥詩曰烈火俱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

絕思青鳥泪眼双穿望白雲殘日眷令還有難西風鴻雁正

離郎新詩送送送女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四禽言

交：桑扈交：桑扈桑扈陰三月暮去年暮時處深閨今
年蚕時步遠路路傍忽聞人采桑恨不相與携傾筐

一身不蚕甘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 不知歸去不如去家

在浙江東畔去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春

聚皆冠鬢開口獨嘆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

首立口泥滑滑脱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

駝疾催發行未百里足以抵望北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
可怕落後行運都欲殺○鷓鴣鳴鳴房徧野相喧呼呵婦含

空一格不要
墨圈下同

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為
妻拳願言相憐莫相妬這個不是親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
傷此金沙潘武子文虎詞也少有舊才善賦

又梁棟隆言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

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脫却布袴貧家

能有幾又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庶牧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近來酒賤顛顛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喚起醒

三闖提葫蘆○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嶷山前

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寓意甚速諸作不及

刺賈秋壑詩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

艸已荒添屏金字尚輝煌祇知事去身宜去豈料家亡國亦

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棄果何祥卧龍不肯留渠住空

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觀難倚鄂州功木

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名砌苔稠猿步月松庭月

落鳥呼風客未用多情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湯西樓詩

云檀板敲殘月上花過牆荆棘剗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

子寧存玉碎那破屋春歸無主燕窩池雨產在官娃木綿菴

外尤愁絕月墨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

督力難勝國瓜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莖邪綺羅
花作春風蝶紋骨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百死碧天難挽
紫雲車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因此每有
此姓為賈不利遇有姓鄭官者多困抑之武學士鄭虎臣登
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
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為伴送官虎臣遂請身為之乃假
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凌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綿
菴病為泄瀉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祇恁地
死遂擢數下而殂庚申

履齋賈始末 吳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

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當路要
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餽弼縫之其得官亦由此
守循之餘 廟堂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据
接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次病死或謂寔毒循州貢
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足軟而卒履齋終不見免秋壑後
亦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于
公舍秋壑亦與焉命如欲客似道側坐以讓虎臣口弥天使
唯謹虎臣不讓似道側坐于下介如虎察臣有殺賈意命館
人訪鄭且以辭挑之于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為鄭減押介如
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食截寄其處候得命放回日

就取之去其棺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此度必無生理
過若令速隕無受許多苦惱鄭即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
苦歎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怒云
檢我邪趙答云汝也直得一檢然未之如何趙纏紼棺歎且
致祭其辭云嗚呼屢齋死于宗申先生死閔死于虎臣嗚呼
云 桓此四句然哀激之悃無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

養樂園 秋整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整曾居葛嶺西游人
誰敢問蘇提勢將覆餗不回首事致出師方噬臍癡圃更無
人作許垣唯有空番題算來桓是孤山耐依舊梅花片月恒
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整賜第正在蘇提葛嶺孤山之近

游人常游自整據此地有游騎過其門必為偵事者密報必
為釘羅織者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過逮世變而後已

○史弥遠 三朝野史 弥遠之立理宗而癡濟王或者謂為其於

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刘克莊以詩譏之云楊
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弥遠是佛相中人
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與問之曰和尚好我
好覺見堂與中簾幙綺羅豪華富貴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
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曰此念頭一差積年
誦團工俱癡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不揖突及
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西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于法

堂上頃聞浩堂秉寵姬柔璋浩然然自知後以覺字為弥速小
名觀弥速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惜天下於泰山之安運
籌廊廟日食万錢豈非佛位中人歟弥速自恃冊立之功專
權納賄天下變為汙濁弥速切則有之德則無也賈似道不
許配享理宗即此之由

長與李侯托夢 潘丙潘壬大學生也就潮州率時宮冊立濟
王為帝事業不成理宗賜濟王鴆酒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改
湖州為安吉州史弥速取旨差大統制頌軍勦洗湖州一城
人民弥速夢中見李侯太尉未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
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與李侯廟人民敬祀于以報答

其威靈也

史彌遠欲赴水 李全擾淮之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
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皇皇彌遠夜半之際忽
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得可疑亦推枕而起相
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
忍耐區區數日後忽趙葵捷書至彌遠安得不楚然而喜哉
義娼 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榮全率衆叛
據城縱軍劫畧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忌妓毛惜惜不服趨
承全痛責之惜云妾雖賤妓不曾服事叛臣全遂斬之秋崖
先生方岳作義娼傳全既受擒光祖因此罷任

判案 馬光祖知京口判犯姦婦去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
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番^請願^請得包孝肅公
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云晴則
鷄卵鴨卵雨則盆漏鉢漏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
士踰牆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勒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牆樓處
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
子有樓心謝砌應潛越^歸香許暗輸有情還愛^敵無語強嬌
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花若此何用讀書休光祖
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為妻亦不
妨傑材高作聊贈青鈇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

犯姦之士既獲^免罪反^回因此以獲嘉耦此^馬祖以禮待士也

哭世道

金陵帥聞趙沙夫過衢州訪秘書徐霖相見後覲面

^大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

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俱懷整飾之憂故

理宗問猫鼠

理宗祀明堂徐清客為執綬官玉音問曰猫鼠

何如清客急機答曰愛之敬其生惡之敬其死應對雖捷然

理宗本懶屬鼠一時答問不覺融突天聰理宗度量恢弘亦

不之辭

獨搖凡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九為樞密相祀登拜堂精神

老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妙復不難必有衛養

之術願聞其略恢答曰有服九子藥乃是不傳之秘方似道
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歎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九滿座皆輒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宗節初九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
封郎中黃焯致語中有一聯云神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
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淮兩闢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元己卯堯有贈汝
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
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
名不朽

賈似道檄

大元軍馬渡江賈似道即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

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祖爰宅其會以仁守位以德配天未
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殺賢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
一年忠厚之澤若在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
不念元溫群從尚受卵翼之恩季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
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天孰無之大皇后七襄之聖躬今
天子猶懷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御隣之老幼豈臣子忍坐
視君父之張危寧無帖鄰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倡義之
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竹懷懣之征如申張魏忠赤公之志
救日之窮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川尚
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名父之子乃父賈涉開闢淮東與國宣勞似道闡師兩
淮亦初父之故智夫何闡新有餘相材不足自虐軸以來收
拾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寶積蓄金銀貨衆專用譚玉辨
驗以元老之尊胥就與賤倡潘稱心褻押貪財好氣一至於
此敗壞宋國遺真万年嗚呼宋之興也始於後周恭帝八歲
顓德七年宋之亡也亡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顓而二字
不期而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因宋幼而亡國周有太后在
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太元宋太祖革命
之時韓勅不伏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誅
此造物報應之理也愚故為之說曰興於顓德亡於顓德是

為天數也夫豈偶然之故哉

桃符句

寄語園翁勤剡艸有特野老出看花此陳韓題建寧

郡圖事可對人語心常如水平此洪咨夔題門首一柱擎天
頭勢重十年踏地脚根牢老子赤常來伺候諸公聊復忍斯
須此余分題重慶府戟門并容位為子材高欺乃夫婦曰夫
責慢其姑此江萬里題門首用時有神開眼寂處莫教人編
眉一念忠誠瞻北闕滿腔仁愛惠東甌此趙汝瞻題軍資庫
門并譙三千里外江湖客十四年間敵人緩救更籌邀月
住大開城輪放春來朔雲不求人道好建民自與我相安尚
有梅腮供客嘆定知柳眼為人開此劉震孫題門并建寧府

譙樓載門郡圃不日官開灯市安得農民識訟庭亦元宵題
元宵灯牌者月無貧富家家有燕不炎凉歲歲來此吳必大
為賈似道作題湖上一門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
州陽春膏雨一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此江湖遊士為賈似
道作題譙樓戟門英雄天下無双士忠義長沙第一家此理
宗御書賜趙葵右前諸題桃符詩句雜見野史中今類附於

卷末

